



世界文学名著
宝库

海涅诗选

安徽文艺出版社



海涅诗选

[德] 海涅 著
魏金枝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珍

海涅诗歌的主旋律

亨利希·海涅是犹太人，他深受社会歧视，因此切身感受到社会的黑暗。青年时，拿破仑曾占领了他的家乡——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实行了一些进步的民主改革，犹太人也获得了平等待遇。因此，海涅崇尚法兰西的自由精神，长期崇拜拿破仑，这对他一生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发展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亨利希·海涅 1797 年出身于德国一个不太富裕的商人家庭。读完中学，即根据父母的意志于 1815 年去法兰克福一家商店当学徒，第二年在富有的伯父所罗门·海涅的资助下去汉堡经商，因不善经营，商店倒闭。1819 年起，先后在波恩、柏林和哥廷根等地的大学学习法律。在大学时曾听过黑格尔的哲学课，著名浪漫主义文艺批评家奥·威·施莱格爾的文学课也曾引起他很大的兴趣。

海涅的创作始于爱情抒情诗。1827 年出版的《诗歌集》收集了 1816 年以来的诗作，它使海涅崭露头角，登上诗坛。《诗歌集》中“自然”与“爱情”成了主题。



有人说，海涅的爱情哀而不伤，艳而不俗。他从欺骗的爱情中看到了社会的不公平，门第的偏见，使读者也嗅到了爱情的铜臭味，从而看到了商品爱情的可恶。

海涅当时也运用浪漫派诗人惯用的表现手法，例如用幽魂、梦幻等怪诞手法表达自己的感情，但始终没有脱离生活，他不像浪漫派诗人陷入梦境，逃避现实。相反，他却借此更好地反映现实，这是海涅诗歌创作的独到之处。他的爱情诗反映出了诗人深受不合理社会的压抑之苦，从他温柔的歌声中也饱含着社会批判的韵味。

海涅是在浪漫派诗歌的影响下开始创作的，但不久就在创作思想上与浪漫派的反动思想倾向划清界线。他主张德国的女神应该是一个自由的、不矫揉造作的、真正的德国女孩。他的创作实践了这一主张。他从民歌中汲取养料，又在民歌基础上加以提高。他早期作品虽然在情调、意境、词藻等方面带有浪漫派诗歌的某些痕迹，但它们却有自己的特点，如：朴素自然，感情真实，活泼明朗；接近民歌，又胜似民歌，如《罗累娜》等。

1824—1828年，海涅在旅行后，写下了四部著名的散文游记：《哈尔茨山游记》、《观念——勒·格朗特文集》、《英国断片》以及关于意大利旅行的记叙，包括《慕尼黑到热内亚的旅行》和《珞珈浴场》等。这几部游记反映了作者的创作的新的跃进，并显露了诗人兼备思想家的特色，它们广泛接触到当时德国乃至欧洲的社会现实，有着鲜明的社会批判内容，艺术手法也开始崭露了他的讽刺特长。

1830年诗人写出了充满激情的《颂歌》。由于诗人的进步思想为德国反动统治者恨之入骨，1831年他开

珍

始终身流亡久所向往的巴黎。在巴黎期间，他同那里的各国进步知识分子保持密切往来，经常同雨果、巴尔扎克、乔治桑、肖邦等著名文学艺术家共同探讨一些彼此关心的问题。除政治、文学外，在绘画、戏剧，特别是音乐方面，他都有精辟的见解。《法兰西现状》、《论法国舞台》等都是他在这方面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

19世纪30年代，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渐趋成熟，创作上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阶段以政论文为主，代表性著作有《论浪漫派》（1833）和《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1833）。《论浪漫派》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德国的浪漫派诗人不是“活着的诗人”，而是“死亡的诗人”。他认为，诗人不能想入非非，不能离开现实大地。《论德国的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不仅具有强烈的政论色彩，而且具有深邃的哲学思想和敏锐的政治远见，这是一篇颇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其主要意义在于指出了：德国古典哲学是德国未来政治革命的准备。海涅的这一见解受到恩格斯的高度评价，海涅应是第一个察觉德国古典哲学的革命意义的人。

19世纪40年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德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人民群众日益觉醒，德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孕育着一场革命，这时期他的思想和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成了杰出的政治诗人。这时期有两件重大事件对海涅产生了深远影响，1843年底结识了马克思，1844年爆发了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

1844年他写出了杰作《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和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西里西亚纺织工》。

诗人凭着自己的战斗历程赢得了进步人类的热爱与崇敬。从诗人柯岩女士在“海涅190周年诞辰纪念会”



上朗诵的诗歌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海涅非凡的一生，不朽的业绩：

“世上有多少诗人贪求声誉/写出时髦而媚俗的诗句/为了一项诱人的桂冠/不惜向权贵卑躬屈膝。”

“当今有多少诗人梦想不朽/据说是只写给未来的世纪/终日用没有谜底的谜/编织着一件件皇帝的新衣。”

“而海涅，你/没有追求不朽/没有追求声誉/你用真诚和朴素的诗句/歌唱自由、进步和友谊/你用纯洁的灵魂/热烈的追求真理/于是，你剑和火焰一般的海涅啊/就和自由与真理永存/就永远和进步人类在一起。”

不可忽略的一点，是应当认识海涅的为人品德，他是一位启迪后世的诗人。仅就他和歌德的关系当可窥见一斑。毋庸置疑，他们两人都是伟大的诗人，泽及后世。可是，就为人而言，两者殊异。歌德比海涅年长48岁。当海涅在文坛崭露头角时，歌德已进入硕果累累的苍苍暮年。按理作为前辈老人，文坛巨匠的歌德应伸手，对后起之秀大力提携，热情扶植，可是事实不然。海涅曾怀着景仰之情专访歌德，满腔热情地把自己的诗集面呈歌德老人，希望得到指点与鼓励，谁知歌德却认为海涅自大，对他冷若冰霜。以后，海涅不止一次给歌德写信，表示仰慕之，而歌德却无所反应，无怪乎海涅后来说，歌德害怕正在成长的巨人。受到冷遇的海涅，后来经过自己的艰苦奋斗，终于成了别具一格的伟大诗人，令人特怀敬意。

对歌德的为人，海涅自有一番隐情。可是，在歌德垂暮之年，特别是歌德去世以后，德国文坛上掀起一股

藏

珍

反对歌德的浪潮，极右派和极左派联合起来反对歌德。这时，海涅并未计较个人恩怨，挺身而出捍卫歌德，表彰他为德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所作的贡献，把歌德称作“文坛的君主”，把他称作拿破仑。

海涅肯定诗人歌德的作品，从来没有攻击过作为诗人歌德的作品。如果说他议论过歌德，那就是恩格斯评价歌德的“庸俗”一面，即使如此，海涅也只是在私人信件里说过几名责备话罢了。

海涅不仅是伟大诗人，他作为文艺评论家，掌握的批评尺度，可谓分寸适宜，有其独特的鉴别能力，尤其可贵的是他所具有的宽广胸怀和高尚品德，他没有因个人恩怨而卷入反对歌德的浪潮，他没有以个人的好恶来左右自己的判断，不受当时的政治气候影响，对别人的辛勤劳动，实事求是地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海涅在《论浪漫派》里嘲笑德国浪漫派首领奥·威·施莱格尔和他的弟弟弗·施莱格尔致力于传播“新的美学教条”，“给未来的艺术作品开药方”，可是另一方面他却充分肯定奥·威·施莱格尔和蒂克的莎士比亚著作德译本，此外，他还赞赏奥·威·施莱格尔的语言，这就是他公允评论的一个很好凭证。

二

海涅诗歌有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1827年出版的《诗歌集》，收集了他青年时代的爱情诗，在20年代后期和整个30年代都很少写诗，主要精力用于撰写政论文章。直到1841年秋才又拨动抒情的琴弦，写了长



诗《阿塔·特罗尔》。40年代是德国政治抒情诗的黄金时代。1844年9月中旬，他的诗歌的第二部分《新诗集》出版，著名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也收入其中。1848年诗人瘫痪在床上，但他并没忘记自己的天职，写下了许多精美的诗篇，这就是他的抒情诗的第三部分《罗曼采罗》。

这本《海涅诗选》译本的内容，基本上绝大部分是从《新诗集》里选译的，从篇幅上说，是以长诗《阿塔·特罗尔》和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为主体，加上《时代的诗》中一些优秀诗篇组成，但也包括《诗歌集》中的《两个士兵》和《罗曼采罗》中的一些诗篇。

很显然，《诗歌集》的爱情花朵也有着社会批判的内涵和社会政治内容。至于《诗歌集》中的《两个士兵》（也有人译为《两个掷弹兵》）是一首和爱情诗格调迥然不同的，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向的诗歌。海涅在这首诗里借两名在俄罗斯被俘、得以生还的法国士兵之口，说出了他对拿破仑的一腔崇敬之情，和对未来革命胜利的向往。法国大革命把自由平等博爱的新风吹进了莱茵地区，“拿破仑法典”砸烂了封建枷锁，解放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犹太人，海涅家乡的人民对拿破仑的感激之情真是不言而喻。

1815年拿破仑兵败后，欧洲封建复辟，因而人民由于对现实的反感，自然也会更加怀念拿破仑这样的历史人物。《两个士兵》还有《鼓手长》都说明，海涅对拿破仑麾下的小人物的感情所在。由此可见，他的《诗歌集》中的爱情苦恼虽然还有余响，但是主旋律已在向金鼓之声转变，这位歌唱夜莺、玫瑰的抒情诗人，日后



完全会成为剑和火焰般的革命诗人，他的诗泉将会涌出更多千古绝唱的战斗诗篇的。

珍

1830年海涅在北海赫哥兰特岛上养病，听到法国七月革命的消息后，深受鼓舞，写出了革命颂歌：“我是剑，我是火焰……”同时发表了如下热情洋溢的谈话：“我是革命的儿子，我要重新拿起所向披靡的武器……我要头戴花冠去作殊死的斗争。我要唱一支歌，话语犹如燃烧的群星，从天空落下，烧毁宫殿，照亮茅屋……我欣喜若狂，放声高唱、剑和火焰。”诗人对人民和统治者爱憎分明，显然他越来越不能为德国统治者所容忍了。由于海涅的一系列进步观点，1835年德国联邦议会公然决定，禁止海涅的著作在德国出版。

海涅深受反动政府的迫害，这是意料中的事，可是小资产阶级激进派路德维希·别尔内的攻击却非始料。别尔内之所以恶毒攻击海涅，主要是因为政治观点不同，可是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别尔内的品德恶劣，他心胸狭窄，而又目空一切，可谓妒贤嫉能，连歌德和黑格尔也被说成是“押韵的奴仆”和“不押韵的奴才”，海涅在他的眼里自然只是一个“没有品格的诗人，只不过有一点才气罢了”。这场论争是别尔内挑起的，海涅只是被迫应战。别尔内死后，他的信徒们继承了他的衣钵，变本加厉地对海涅攻击，甚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这些低能的无耻市侩配合反动的普鲁士政府迫害海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海涅才重操起诗人的笔，以诗为武器投入了战斗。

1841年秋他写成的长诗《阿塔·特罗尔》就是直接

指向充斥于德国公共生活的这批既无能又凶恶的笨蛋们的。是对他的敌人，那些出于不同政治目的和由于嫉妒的心理而对他进行恶毒攻击的反击。海涅在长诗的《前言》中指出：“才华是很糟糕的天赋，因为它使人怀疑没有品性。那些红眼嫉妒的懦夫，经过几千年的苦思冥想，终于找到了他们强大的武器来对付天才的傲慢；这意味着，他们发现了才华和品性的对垒。对大多数人来说，倘若他们听到这种说法，几乎人人都会自鸣得意的：老实人按理都是一些蹩脚的音乐家，因此优秀音乐家一般都不会是老实人。”

他所塑造的阿塔·特罗尔是马戏团里的一头公熊，他学会了跳舞，在市场上卖艺。后来，他挣脱了主人的锁链，逃回山中自己的老家，他自鸣不凡，可是想到曾经受人耍弄，愤愤不平。因而仇恨人类，他主张世间一切造物一律平等，要让一些动物调换位置，让驴去当大官，让狮子驮麻袋。对人类享受的权利恨之入骨。

一些终日喊着口号、唱着高调、无实际才能而又嫉贤妒能的家伙，玩弄词藻，贬低他人以掩饰自己卑鄙动机和无能，妄想在他们追求的“自由国度”里实现绝对平等，这种人跟阿塔·特罗尔如出一辙。

这首长诗惹恼了激进派的市侩们，他们自诩是革命的化身，恬不知耻地认为：海涅讽刺他们就是反对革命，违背革命理想，因此，海涅在《阿塔·特罗尔》的《前言》里声明：“倘若你们认为，我是在讽刺那种理想，这种理想是人类的宝贵财富，我还曾为这种理想进行过斗争，受过许多磨难。”大家都知道，海涅正是为了捍卫这种革命理想，才写出这首讽刺长诗的。

40年代的德国革命形势蓬勃发展，资产阶级要争



取政治权利，工人阶级日益觉醒，共产主义的“怪影”开始在欧洲游荡，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逐渐形成，这时一批政治诗人应运而生，但是他们大多是空有政治激情，高喊口号却无艺术才能，而海涅的政治抒情诗和这些倾向诗人的作品却有着本质的不同。他是深受革命形势鼓舞而投身革命风暴的，因而他的政治抒情诗的创作是他革命实践活动的咏唱。且看他在《人生的航行》中的诗行：“小船被撞得粉碎/朋友们都不会游泳/他们沉没在故国家园/风暴却把我吹到塞纳河边/我和新的朋友们登上了新的航船。”他又继续投入了新的战斗，在这些新的同志中就有卡尔·马克思。

《德法年鉴》于1843年12月发表了海涅的政治讽刺诗《给国王路德维希的赞歌》，接着，通过卢格认识了马克思，海涅比马克思年长21岁，从此他和马克思成了忘年之交。在他们交往的日子里，海涅的讽刺诗在世界文学中达到了很高水平，无疑这和马克思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1844年是海涅的政治活动最积极的一年，是年，他参加了“正义者同盟”的会议，在德国流亡者进步报刊《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政治诗，像投枪似匕首，这些诗篇后来都收入到《时代的诗》中。1843年秋，海涅回国途中酝酿的游记体政治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于1844年6月完稿，这是一首出色的讽刺长诗，犹如一座巍峨的高峰，耸立在《时代的诗》组成的一列雄伟的群峦之巅。这是他回国探望母亲的最大收获。用海涅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崭新的品种，诗体旅行记，它将显示出比那些最著名的政治鼓动诗更为高级的政治”。这本游记长诗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德






国”在当时是现实存在的，而“童话”则是非现实的，这就呈现出现实的德国与非现实的童话之间的关联。海涅在柏林大学读书时，跟黑格尔有过一段谈话：“当我对于‘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那句话表示不满时，黑格尔露出微笑，解释说，这也可以说是‘凡是合理的都必须存在’。”黑格尔“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个命题，通过黑格尔对海涅的解释，使我们领会到其中隐藏着的革命。在事物的发展进程中，从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东西就会取代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从这种现实与不现实、合理与不合理之间的辩证关系，就不难理解海涅为什么把这篇长诗叫做《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海涅在1841年写的那首《阿塔·特罗尔，一个仲夏夜的梦》，与《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在标题上可谓互相对应，但内容却各有不同。


海涅居住巴黎，呼吸的是自由空气，一旦回到停滞状态的、沉睡的德国，自然会深感德国社会中腐朽的不合理的现实已经失去了必然性，它早就应该不存在了，可是它却不会自行灭亡，反而千方百计抵制任何足以使它灭亡的革命力量。它越是要存在，越是冒充现实，它就越会成为非现实的。海涅在第一章里认真地歌颂一个没有剥削制度的理想社会，最后一章与开始的第一章遥相呼应，表达了一种信念：虚伪腐朽的旧时代将要消逝，新一代将要兴起，因此诗人的诅咒和歌颂会得到新一代理解的。

在这首长诗里，海涅究竟讽刺什么？诅咒什么？歌颂什么？作者是以革命的姿态出现的，他气概非凡，斗



争矛头直指以普鲁士为首的各邦反动政府，锋芒直向着作为精神巴士底狱的天主教会，号召人民行动起来。并预言革命的胜利以鼓舞群众，必须推翻国王，才能解放自己。这首长诗是所向无敌的、极其锐利的武器，是海涅诗歌中的最高成就，人们对这首长诗作这样高度的评价，首先是因为在政治内容上，它抨击了封建贵族势力，批判与鞭挞资产阶级市俗的庸俗性。它的艺术成就在世界诗坛也有其独领风骚之处。且看他的艺术创作手法，诗人善于捕捉那些反映事物本质的特征，笔锋所向，处处击中要害。例如，他一看见普鲁士国徽上的那只鹰，就联想到普鲁士统治者对诗人、对人民，正像那只鹰那样恶狠狠地向下俯视，于是他以无比的愤怒声讨这只鹰，宣称它一旦落在诗人的手中，就把它绑在竿上，唤来莱茵区的射手，来一番痛快的射击。此外，作者并不满足于对不合理社会的全面、彻底的否定上，他还制作了革命的理想蓝图，咏唱“一首新的歌”，献给德国人民，要在被摧毁了的旧德意志废墟上，建立起人们“不再挨饿”的平等的幸福天国。在资产阶级进步文学中，这首长诗可以说是一个杰出的典范。

这首长诗在艺术表现上多姿多彩，辛辣的讽刺，机智的譬喻，这些独特的表现手法与丰富的内容相适应，使长诗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海涅的政治抒情诗《时代的诗》中有一些诗，恩格斯认为是“宣传社会主义的”。这部诗集成了1848年革命的先声。

海涅政治抒情诗不仅洋溢着反封建的战斗激情，而且还反映了新兴无产阶级的觉醒。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西里西亚纺织工》，作者笔下的无产阶级不再是饥饿和



痛苦压倒了的形象，而是咬牙切齿的、自觉的埋葬旧制度的掘墓人的形象。这在无产阶级诗歌史上还是第一次。恩格斯读完这首诗非常兴奋地说：“德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海涅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全诗只有短短的25行，作者以高度的艺术概括，抓住了当时流行于普鲁士人中的最能反映旧德意志的反动性的口号：“国王和祖国与上帝同在”，层层加以揭露和批驳，全面否定了这个以“国王”为代表的专制统治，及其以“上帝”为象征的反动意识形态，揭穿了在“祖国”的幌子下统治阶级犯下的各种罪恶。诗的语言形象鲜明，节奏整齐有力，每一节的思想内涵都十分饱满。“我们织，我们织”这句副歌反复吟叹，增强了工人们“咬牙切齿”的形象，增强了工人们坚强的战斗毅力。恩格斯对这首诗的艺术成就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首诗的德文原文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

海涅的政治诗是摧毁反动封建堡垒的重炮，是革命者手里的锐利武器，这首先是由于他的诗歌所具有的革命思想，同时也因为诗句优美，立意新颖，海涅得心应手的就是讽刺。《新亚历山大》、《中国皇帝》、《给路德维希国王的赞歌》里的国王的傲慢、愚昧、凶残、伪善被刻画得淋漓尽致，令人拍案叫绝。被海涅讽刺诗刺伤的普鲁士政府立即采取疯狂的报复。威廉四世下令：只要海涅、马克思一越过普鲁士国境，立即把他们逮捕。他们认为：革命诗人海涅和革命家马克思同样危险，同样可怕。

1844年9月中旬出版的《新诗集》，10月初便遭查禁，理由是这部诗集散布了“革命精神和革命倾向”，对至

珍

高无上的国王极端放肆，无比仇恨，通篇都是对德国人民性格的无耻谩骂，对德国社会机构的肆意诋毁，尤其是对普鲁士国家元首的神圣个人的最凶狠的攻击。到10月下旬，《新诗集》和后来单独出版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在各地先后被禁。可是《前进报》从10月起分期全文刊登了《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把一发发炮弹似的诗句射向敌人。12月12日普王再次下令，要千方百计逮捕海涅。这说明，海涅已是革命队伍里一名英勇善战的战士。

青年时期，海涅的健康就已欠佳。1845年以后日益恶化，到了1848年全身瘫痪。在以后的8年“床褥墓穴”中，他仍以顽强的毅力，用口授的方式，继续创作出了大量诗歌和散文作品，如1815年出版的，用谣曲形式写的诗集《罗曼采罗》。这些诗歌虽然诗意盎然，音韵优美，但已不再像当年《诗歌集》那样充满青春活力，像《新诗集》那样富有战斗豪情。它不复是恋歌，也不是战歌，而是如泣如诉的悲歌，在深秋的林野上，在万木凋零的秋风萧瑟声中，哀叹一颗伟大的星辰正陨落在茫茫天际，一个伟大的生命正缓缓离开人世，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始终生活在诗歌的原野上，优美的韵律伴着他走完最后历程，于1856年离开人世。

1848年革命失败，特别是资产阶级背叛，给海涅带来极大失望和愤怒，革命低潮时期的德国和欧洲现实，加上他本身健康的原因，局限了他的思想发展，因而在他晚期的作品中，流露出了一些悲哀低沉的情绪。他一方面预见到共产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到来，未来属于无产阶级，而且也真诚地为无产阶级的胜利而祝福；另



一方面他又对这样的未来感到疑惧，担心无产阶级的胜利会使他心爱的人类文化遭到毁灭。1855年他写的《路台齐亚法文本序言》就集中的反映了他的这种思想矛盾。

尽管如此，综观海涅的59个春秋，人们不无道理持以这样的评论：不能因为海涅诗中有时出现低沉的、阴郁的和弦，而忘却他的主旋律的昂扬雄壮。《英雄交响乐》中也会有葬礼进行曲的悲怆音调。同时还应看到，海涅晚年的诗歌虽然是以悲歌为主，但悲歌声中也曾有豪放之声，且看他晚年写的《勇敢的哨兵》的首尾两节：

“为了自由解放，我站在最前哨/与敌斡旋，坚持了三十年/我拼死战斗，难望胜利/我懂得，不会活着返回家园。”

“一个岗哨倒下，——鲜血流出来——/前仆后继，不断跟上来——/摧毁了生命，武器依旧在/我倒下了/这并不说明战斗失败。”

魏家国

1993年2月

藏

目



录

海涅诗歌的主旋律·····	1
两个士兵·····	3
赠奥·威·冯·施莱格尔·····	5
茶话·····	6
罗累娜·····	8
渔舍旁·····	10
《哈尔茨山游记》序诗·····	12
薄暮·····	14
警告·····	16
颂歌·····	17
赠康培·····	18
德意志·····	19
阿塔·特罗尔·····	21
给乔治·赫尔威克·····	134
中国皇帝·····	135